



“申纪兰生前是全国唯一一位第一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。60多年来，她见证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诞生与成长，也践行了一位人大代表的职责和使命

“劳动就是解放，斗争才有地位。”她以一个农村妇女的执着和对劳动的信仰，提出了“男女同工同酬”。这句话，最终写入了宪法

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劳模、“共和国勋章”获得者……申纪兰的一生有很多荣誉，有很多身份，但她最大的底色是什么呢？

本报记者孙亮全

“丧事从简。”

“‘共和国勋章’获得者的相关补贴、费用，上交党费。”

全国劳动模范、全国优秀共产党员、“共和国勋章”获得者、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申纪兰同志，因病于2020年6月28日在长治市逝世，享年91岁。

弥留之际，这位老人向陪伴她生活8年的身边工作人员张娟交待遗愿，只有这两条。

6月30日上午，申纪兰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，在长治市殡仪馆举行。在殡仪馆院子里和外面大街两侧，站满了自发前来跟老人告别的干部群众。

从吊唁大厅里紧抿着嘴走出来的43岁长治市民康红军，又看了眼身后，悄悄抹了抹眼。

康红军早晨六点就到了殡仪馆，他此前并没见过申纪兰，也没有去过她所在的村子。但康红军说，他敬佩申老的精神，从新闻中看到讣告消息后，今天天刚放亮，就挤上开往殡仪馆的公交车。“她为我们做了很多事，她是我们的骄傲。”康红军说。

在成千上万人的送别下，这位有着多重身份，但一辈子“离不开土地”“离不开劳动”“离不开群众”的老人，最终还是离开了她最牵挂的土地和乡亲。

农民

“申纪兰老人常说她是一位农民……”

“不是‘说’，她就是个农民。”6月29日下午，提问者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西沟村党总支书记郭雪岗打断。郭雪岗说，申纪兰的户口在村里，种地到如今，怎么能不是农民呢。

申纪兰的一生有很多荣誉，有很多身份，但她最大的底色，是农民。她打心底里热爱劳动。

熟悉申纪兰的人都知道，身材高高大大的她，有一双又厚又大、很有力气的手，上面长满老茧，申纪兰跟人握手时力气很大，她还喜欢跟人掰手腕。直到前两年，有记者采访时，她偶尔还要跟记者掰手腕“比比力气”。

去年秋天，申纪兰在自己的4分口粮田里收获了最后一茬玉米。到冬天，西沟村党总支书记郭雪岗和她一起挥舞着镢头，把地里的玉米茬根一个个刨出来，为今年的种植做准备。

今年，申纪兰实在种不动了。“她就催我们，该下种了，该除草了，督促着我们把地里的庄稼种好。西沟乡组织委员、在西沟村驻村12年的宇文杰和几个同事不敢让她的地荒下。

站在村子的路边，能看到这一小块玉米地，绿油油的苗子比周围地里的要高一些，朴实一些。”她说种地和做人一样，人哄地皮，地皮哄肚皮。种地就实打实地种，别人家上化肥，她坚持往自己的

本报记者王菲菲

太行垂首、漳水含悲。近日，成千上万干部群众在山西省长治市，泪别全国劳动模范、全国优秀共产党员、“共和国勋章”获得者、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申纪兰同志。

生于农村、长于农村，从17岁嫁到西沟直到逝世，申纪兰从未离开这方土地。回望这位传奇人物的一生，最让人们感动和敬佩的是，不管获得多高荣誉，不管当过多大干部，她始终没有离开农村，没有离开群众，而是把根

申纪兰的底色

地里上粪挖瘠。”申纪兰的邻居、81岁的张相和说。

西沟的地金贵，1940人的村子，耕地面积才1080亩。申纪兰舍不得浪费，况且这些地都是她带着大家一筐筐背土将薄田变肥的。

“山是石头山，沟是石头沟，无土光石头，谁干也发愁。”这是20世纪50年代西沟村的模样。64岁的西沟村村民周德松说，十年九旱、干石山区的西沟村，好不容易下次雨，荒山秃岭上的水裹着土乱流，不下雨又没水气，旱得不行。“留不住山上的树，就守不住沟里的地。”

西沟从那时开始绿化荒山，年轻的申纪兰摸爬滚打在西沟四周的山山岭岭上。“走一山又一岭，小花背上去播种，今年栽上松柏树，来年大家都有功。”张相和还清楚记得申纪兰带着大家上山种树时高喊的口号。

小花背是西沟村众多山梁中最陡峭的一座，申纪兰带着村民在这里忙活一年，种下300多亩松树苗。第二年春天上山一看，树苗全部干枯，走一圈下来，只有一两棵成活。

“能活一棵，就不愁一坡。”凭着这种坚韧，背土上山，先易后难，几十年来，申纪兰和几代西沟人在四周荒山上栽了阴坡栽阳坡。如今，总面积3.05万亩的西沟村，有林面积2.67万亩，除了松柏，还有桃树、杏树、连翘、沙棘。“荒山披绿装，穷山成‘银行’。”周德松说。

2018年春天，申纪兰上山找到正带人造林的西沟村村民常永红，让他好好干、快发展、带领更多百姓致富。

49岁的常永红小时候就看着父辈们一下雨就拿上镰刀、背上书包往山上跑，长大后轮到他去上山种树。常永红成立了公司和造林合作社，带着30多户村民育苗、种树。西沟没地方种，就在县里的其他山上种，十几年间，常永红带人在山上种了一两万亩树。像他一样领着百姓造林的合作社，村里还有四五个。“种树，成了西沟人遗传的基因。”常永红说。

村里地紧张，常永红多年在自家的2亩地里有苗，申纪兰嫌他发展慢，跟村里协调，去年帮常永红流转了20多亩地，今年常永红育出100多万株松、柏、山桃等树苗。

先锋

漫长的封建社会，“三从四德”一直是束缚女性的精神枷锁。这种根深蒂固的落后观念，让中国妇女即便是在劳动上，也不能和男人一样被平等对待。谁

深深地扎在了山区大地上。“一离开土地、离开群众，就浑身没劲儿了；一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，来到人民群众中间，就心明眼亮，浑身有力量。”申纪兰用一生的坚守告诫我们，共产党员只有把根扎在最基层，才能获得无穷的力量。



又能想到，率先打破这“千年坚冰”的，竟是太行山深处的一位普通农村妇女。

1929年生于山西省平顺县杨威村一个农民家庭的申纪兰，在1951年被选为新成立的西沟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。

平顺县有句古话：好男走到县，好女走到院。男女不平等在大山里“根深蒂固”。许多年后，申纪兰还讲起当年的一个场景：来人敲门问“有人吗”，如果男人在，妇女就直接回答“没人”。

农业合作化开展起来，为了解决合作社里缺劳力的困境，申纪兰开始走家串户动员这些围着锅台、炕台和碾台转的“三转妇女”，离开家里，走向田间。

让妇女们走出“院门”都不容易，更别提抛头露面，下地劳动。更何况，还有另外一个困难：西沟初级社实行工分制，干一天活，男人记工10分，女人只记工5分。很多下地的妇女反映，在外面辛苦一天，还不如在家纳鞋底挣得多。

如何争取男女干同样的活，评一样的工分，申纪兰和她的姐妹们想出一个办法，“比一比”。那年，西沟妇女在申纪兰带领下，和男劳力展开了干农活比赛。

往地里撒肥料是个技术活，要有力气，还得撒匀实，很多人以为妇女们根本干不了。于是，比赛就从撒肥料开始。结果，妇女们胜出，几个骨干挣得10个工分。

男人们不服，说因为“在地头吸了两袋烟”输了比赛，他们又比赛间谷苗。男劳力蹲在地上间苗，妇女们侧跪在地上，头不抬脸不仰，一个劲儿往前走。晚上记工分，男人们8分，妇女们10分。经过夏季生产各个环节的劳动比试，村里人服气了，申纪兰她们赢得了和男人记一样工分的“待遇”。

西沟妇女“和男人干同样活，挣一样工分”的事迹，登上了《人民日报》，题目就是申纪兰的一句话——“劳动就是解放，斗争才有地位”。她以一个农村妇女的执着和对劳动的信仰，提出了“男女同工同酬”。这句话，最终写入了宪法。

改革，是申纪兰身上最鲜明的符号之一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她勇于改革，大胆创新，为发展农业和农村集体经济，推动老区经济建设和老区人民脱贫攻坚作出巨大贡献，并获得“改革先锋”称号。

改革开放后，土地下了户，西沟村也将集体的山林、果园等全分给了农户，村集体就剩下“一间屋子、一张桌子、一个戳子”。紧接着，问题来了，修路、办学等公益事业，村集体都没了能力。

“申纪兰提出‘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，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发挥’。”郭雪岗说，村里将集体山林、果园收回来，再承包给个人。

申纪兰是在土地上干出来的农业劳模。西沟老百姓都知道出路在于“农林牧”。正是当年带他们修地栽树的申纪兰，又领着西沟人艰难学习办企业。

20世纪80年代，申纪兰结合外出考察的经验，带领村民利用当地的硅矿资源优势，在村里建起第一个村办企业铁合金厂。此后，西沟村又建立起磁钢厂、石料厂、饮料厂，村办企业成了西沟

村的经济支柱。

但是这些厂子污染很大，西沟老村支书张高明的爱人去地里摘豆角，回来一身渣灰，向丈夫抱怨，“也就是你当村支书我没法骂”。“铁合金厂炼一吨铁耗3900度电，还排一堆废渣。”郭雪岗说。

西沟的企业是申纪兰一个一个操劳着办起来的，但是，坚定地提出拆除工厂的也是她。2013年开始，申纪兰提出关闭铁合金厂，因为这个厂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。

党的十八大后，西沟村将这些“高耗能、高污染、高排放”的“三高”企业全部关停，提出打造“红色西沟、绿色西沟、彩色西沟”的新型“三色”产业发展思路，村里建起了香菇大棚、光伏发电基地，引进了知名服饰公司。2019年全村经济总收入7200万元，上缴税金1400万元，农民人均纯收入1.36万元，是平顺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村。

西沟村前任党总支书记王根学说，申纪兰尤其注意发展解决女劳力用工多的产业，村里的40多个香菇大棚，就解决了六七十个女劳力就业，“摘香菇用‘钟点工’都可以，不耽误家里事。”

代表

今年5月14日，申纪兰回到西沟村，她和村里的两委干部开了个座谈会，讨论村里的发展情况，嘱托他们把村里的工作做好，把人民的事情办好，她去北京参加完全国两会，再把上头的精神带回来，传达给大家。

这是申纪兰最后一次回到西沟村。自去年12月下旬，申纪兰的身体查出疾病后，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度过，只有春节回了村里几天。

“当人大代表，就要代表人民的利益，代表人民说话，代表人民办事。”

“我是农民代表，只有生活在农民中间，才能更了解农民疾苦。”

“当代表又不是代表个人，个人就不用当代表”……

申纪兰生前是全国唯一一位第一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。60多年来，她见证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诞生与成长，也践行了一位人大代表的职责和使命。

“她说人大代表不从村里走，从哪里走？”张娟说，老人每年去北京开会都是从村里走。今年在北京开会期间，抱病参会的申纪兰没能参加闭幕式。

为了观看闭幕式的电视直播，申纪兰早早地就等上了，张娟劝她躺床上休息一会，她也躺不踏实，一会儿起一次。她从床上起来，把自己的白衬衣穿上，再穿上自己的黑外套，把代表证认真地戴在胸前。“只有我们两个人。”张娟说，那天下午，老人没有多说话，眼睛一直盯着屏幕看。

在西沟村委门口、村里道路两边有不少石墩子、石条凳，村民们没事就喜欢坐在上面聊天，申纪兰也是一样。张相如说，前几年，有时他端着碗坐在路边吃饭的时候，偶尔也会碰到端着碗的申纪兰。

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人民更坚实

心与心相近，情与情相连。共产党员真心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一份子，真正融入群众的生活、情感里，才能获得群众的真心支持。

这种力量，还来自为群众办具体事、做实在事。60多年来，作为连任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，申纪兰一直在为

村民们并不懂建议和议案，但是他们聊的许多困惑，都会出现在那里，并得到解决。郭雪岗说，西沟村发展中曾遇到的集体经济无力问题，申纪兰就建议“在农村开展双层经营体制”。

在新农村建设中，平顺当地出现了一种现象，新房子盖到村边后，老房子没人拆，时间长了就坍塌没人管，既占用耕地，又不美观。申纪兰萌生了提“空心村改造利用”的建议，这个建议老百姓到底拥护不拥护呢？申纪兰专门找到村里的郭爱雄聊了聊。这位80多岁的老人，最爱“挑刺”、提意见。郭爱雄听完后，竖起了大拇指，“这个可得好好提一提”。

“她通过跟身边百姓、干部交流，去县里部门开会调研，学习上级的会议精神，了解其他人请她反映的问题，结合自己的思考，形成议案、建议。”宇文杰说，这些议案和建议与西沟既无关系又有关系，议案中没有一项直接体现西沟，但都事关农村发展。

“路”是申纪兰所提建议和议案中的高频词。平顺县地处太行山深处，祖祖辈辈对路充满渴望和期盼。1954年，申纪兰第一次到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时，走了4天。从平顺县到长治市的路上都是羊肠小道，两边的沟很深，申纪兰害怕摔下山，就跟着毛驴走了7个小时，然后坐上卡车到太原，再随代表团一同进京。

从沙石公路改造到高速公路建设，又到修建铁路客运专线，再到城际铁路和旅游轨道交通，山区修路的内涵在不断拓展，申纪兰提出的建议“关键词”也不断更新。

多年来，申纪兰的议案、建议一直聚焦农村、农民，从“村村都要通水泥路”到“修建公路不能侵占耕地”，从“搞好山区水利建设”到“老区如何致富”，从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”到“提高农村教育质量”，从“农村干部选举”到“贫困地区旅游开发”……

这些来自农村、来自基层，凝聚她心血的议案、建议，不断得到采纳和兑现。长长的建议和议案背后，写满了为民说话的牵挂与情怀。

楷模

西沟乡政府就在西沟村里，在三楼的一间会议室，有4张办公桌，其中一张属于申纪兰。桌椅都很陈旧，皮质椅面也磨烂了。

乡里的工作人员说，在村的时候，老人每天都坐在这里抄笔记，抄中央精神，看别人的来信。如今办公桌上还摆放着一摞未来得及拆开的信件。

“老人给我们留下了淡泊名利、艰苦奋斗、与时俱进的精神财富。”宇文杰说，她用言传身教，潜移默化影响着身边每一个人。

申纪兰说过的一句话流传很广：“不是西沟离不开我，是我离不开西沟。”

她第一次说这句话是在1983年。

那一年，担任山西省妇联主任十年的她，辞去职务，直接回了西沟。一位曾经在平顺工作过的老干部说她情绪低落，专门去看望她，申纪兰脱口说出了这句话。

她曾有许多机会离开西沟。20世纪50年代，丈夫从部队复员，让她做“随军家属”，实现“农转非”。她说，大家选我当劳模，就得在村里当好这个模范。后来，为了能让孩子们有个“城市户口”，家里人再次动员她离开西沟，她说，劳模的孩子种地不丢人。

1973年到1983年，申纪兰担任山西省妇联主任十年，坚持“不转户口、不定级别、不领工资、不要住房、不调工作关系、不脱离劳动”。

在她身边工作的张娟，养成了住宾馆时起床后就会将房间打扫干净、收拾好的习惯，不给别人添麻烦。“以她的身份，出去开会，给人上党课，完全可以住得好一点。但是8年间，我俩从来都只住一个标间。”张娟说，老人害怕浪费。

这样的事，西沟村妇女主任郭广玲也经历过。2006年，平顺县里开党代会，郭广玲将自己的床位让给了别人，为了节省一个床位，申纪兰安排郭广玲和她睡一张大床。“老人睡得早起得早，睡眠很轻，早晨4点就醒了，她怕吵着我，硬是在床上躺着不动到5点多，直到实在躺不住。”郭广玲说。

2008年，刚大学毕业到西沟村工作的宇文杰曾和申纪兰“斗智”。当时爱睡懒觉的宇文杰在乡政府一楼住，老人起得早，6点多就来敲窗户督促宇文杰起床，说村里人都下地了，你还不起。“后来我就定上闹钟，到6点就拉开窗帘，假装起床，再继续睡。老人后来发现了，敲窗户变成了敲门。”宇文杰说，现在他不管几点睡，6点肯定起。

在申纪兰身边工作的人都熟知，老人脾气很好，很少跟人发火，少有的几次发火，都跟浪费粮食、浪费土地和破坏树木有关。

老人

“要听党的话，跟党走。”

“你是党总支书记，要办大事。”

“我不行了，要补齐班子，我这个副书记要补起来。”

“要铺开摊子，干一件成一件。”

“西沟有今天，是各级党委培养的，千万不要让西沟塌了。”

“多教育村上的党员干部。”

“记住，艰苦奋斗，勤俭节约，一分钱掰成两半花，穷家难当，省一分是一分，多了就能办个事”……

6月27日早上，申纪兰的病情突然加重。经全力抢救，意识清醒后，这位老人用一个小时时间，跟郭雪岗最后一次探讨了村里的工作安排。

“在她身边工作8年，我看到的是一个无私、朴素，永远为他人着想的普通农村老人。”张娟说。

西沟乡宣传委员李海霞说他们都是申纪兰的孩子，“她自己忙起来有时候顾不上吃饭，喝水就算是吃过了，但是看到我们谁误了吃饭，伸手就给一把吃的。”李海霞说，那些东西是别人看她时带来的，她舍不得吃。

有时候，李海霞几次碰到老人自己洗衬衣、袜子，想过去帮忙，都被老人推开。“不用不用，你走开，我自己干。”

“有时看到苹果烂掉了，就想给她扔掉，她不让，她把好的苹果给我们吃，把烂的攒起来自己偷着吃，不让我们看见。”张娟说，她就是这么个普通老人。

去年年底查出疾病后，孙子张璞第一时间跑到医院去看望申纪兰。看到奶奶的第一眼，这个被申纪兰称为“懂事”、乐观的孙子，赶忙跑出院房，怕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。再转身进去，他对奶奶说：“这回要好好听医生的话，好好治疗。”申纪兰冲他摆摆手，“我没事，‘狗蛋’，好好上你的班。”

张娟和郭雪岗他们不敢将疾病的实情告诉申纪兰，“我们没有将病情告诉她，但我觉得她肯定知道，有次她自语，‘党对我这么好，怪我自己不争气’。”张娟说，就这样，对疾病的事，自始至终我们互相谁也不提，都装作对方不知道，怕对方担心。

6月28日凌晨1时31分，老人走了。

“奋斗一生初心不改满目青山化丰碑，国家功勋纪兰精神一世英名贯长虹。”6月30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，吊唁大厅两侧的挽联道尽了她的一生。

申纪兰用几十年如一日的行动，深刻诠释了这个颠扑不破的道理。

没有一种根基，比扎根人民更坚实；没有一种力量，比从群众中得来更强大。我们党来自人民，为人民而生，因人民而兴，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，走过了99年的辉煌历程。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，还需要攻克许多“娄山关”“腊子口”，需要闯过许多险滩和急流。

广大党员干部像申纪兰一样把根深深扎到基层，紧紧依靠人民，我们党就能风雨无阻，带领中国这艘巨轮不断前行。